

大師之子徐慶平：感謝父親教會了我審美

徐慶平是畫家、書法家、美術教育家和史學家，也是著名藝術家、中國現代美術奠基者徐悲鴻之子。儘管父親在他七歲時已過身，卻留給了他永生難以磨滅的影響：一份對追尋藝術之路的執著。徐悲鴻畫馬，精彩絕倫，縱觀古今中外都難有人與之比肩。而藉「福駿齊來」——徐悲鴻藝術珍藏展在馬年即將到來之際於屯門市廣場舉行的機會，我們也得以在欣賞多幅大師名作的同時，聽聽他的兒子去回憶那些與他相關的故事。

難能可貴是這場展覽亦有展示徐慶平祖父的畫作。徐家一家三代，從徐達章到徐悲鴻再到徐慶平，從清末到抗戰直到今時今日，也像一場對百年中國繪畫變化的回顧與觀照。而從如今依然孜孜不倦從事美術教育的徐慶平身上，我們也依舊能夠感受到那份薪火相傳的藝術傳承。

■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：潘達文

您個人怎樣看待這場「徐悲鴻藝術珍藏展」？

徐慶平：這次主要是以父親的「馬」的作品為主。父親是中國乃至世界馳名的藝術家，特別是他的馬，真的可以說古今中外都沒有，為甚麼這麼說？中國歷代都有畫馬的名家，但他們所畫的馬，大都是皇帝馬圈裡的馬。那些馬都是養尊處優的馬，非常肥胖，骨頭都看不見了。杜甫曾評價唐朝當時畫馬最有名的畫家韓幹「畫肉不畫骨」——光是畫馬很胖，沒有畫到裡面的骨頭，所以「忍使驕驕氣調喪」。我父親他畫馬，不是用細緻手法去畫皮毛，而是畫馬最主要的骨頭和肌肉，表現的是馬的氣勢，手法則是用「大寫意」的潑墨，用很大的墨塊去表達馬的神韻。這種手法以前中國沒有，是他自己經過很多年實踐之後令這個形象昇華。

所以如果你看他早期畫馬到中期晚期每個階段都不一樣。其中一種「瘦馬」的形象是在抗日戰爭中為抗戰籌款到印度、新加坡、馬來西亞一路舉行六個畫展時所畫，全部收入都給了當時抗戰陣亡將士的遺孤和流離失所的難民，那期間很多人喜歡他的畫，他也畫了很多馬，他畫的這些馬大都是不帶韁繩的，全部都是自由奔跑的馬，而他也寄託了自己的感情在這些馬身上。我們這次展覽中有從我祖父到我父親到我的作品，也想展現一下這百年來中國繪畫的變化，像我祖父最早的那兩張作品是文人畫，是中國知識分子畫的畫，他畫竹子，叫《堅貞圖》，想表現知識分子的堅貞、有氣節、在任何艱苦情況下都能保持本性。這種手法我父親把它運用了表現「馬」上。我父親畫正奔奔過來的馬——吸收了西方繪畫表現「全正面」時大角度的縮短透視，去展現一往無前的千鈞之勢。而他內心想表達的是當時中國大片國土被敵人佔領之際，他希望中國能夠像這匹馬一樣勇往直前奔向勝利，這樣一種情感的象徵——西方畫裡面一般不會有這麼深的含義。所以我父親畫的馬，古今中外真的都沒有。

您也畫馬，那麼您畫馬與父親有何不同？

徐慶平：走的路子一樣，也是經過寫生。我父親說他喜歡畫動物是真的對動物下過很長時間功夫。拿馬來說，他畫馬的速寫不下千幅，非常熟悉馬的解剖和身體裡面的組織結構。細審馬的表情才能有所收穫。我們也是跟馬生活很長時間畫了很多寫生，去掌握馬的形態、精神——馬也有喜怒哀樂，所以要去觀察。具體到畫的方面，我想我跟他最大的不同在於時代不同了，他是國破家亡時滿腔悲憤寄託在馬的身上，所以他的馬都在荒原大漠上，我畫的馬因為時代不同，人民生活好了，國家也富了，所以



徐悲鴻與徐慶平父子 資料圖片



比較歡快，比較沒有那麼悲憤情感在裏面。

另一方面我畫的群馬比較多，馬和馬之間、馬和環境之間，我做了很多探索。就不光是在荒原大漠上的馬，特別是我覺得父親畫馬實在是下過太長時間的功夫了，你要畫單匹馬，我想真的沒有人能畫過他（笑），我臨摹可以臨得亂真，看不出來是誰畫的，但那不是創作。所以我畫的都是幾匹在一起甚至更多馬在一起。

可否回憶一些您與父親相處的片段？

徐慶平：父親平時一個很大樂趣是看動物活動，我們家我記得小時候養很多貓，最多的時候同時養八隻，他上班一天很累，經常回來以後躺在躺椅上休息一下，就用乒乓球去逗貓，他就看那個貓怎麼撲怎麼動（兩張畫貓的畫這次也有展出）。父親畫貓打呵欠的動作畫得好極了，把貓的嬌懶自在表達得淋漓盡致。他是有了一個很深入的觀察才能把握得。這個對我影響很大。我畫馬也在馬圈裡住過幾個月，天天跟馬在一起，早上起來就畫馬的速寫。所以知道馬的很多習性。譬如馬是站着睡覺的，又譬如你如果畫一匹馬，馬是三條腿使勁，另外有一條腿它要彎曲一些，不會四條腿都在那使勁，就像我們平常稍息，站的時候一條腿使勁另一條腿要休息。還有馬的兩條前腿方向和兩條後腿的有點不同，兩條前腿朝前面，兩條後腿有點外八字。為甚麼要外八字？因為馬奔跑起來就像人跳鞍馬一樣，牠的後腿要跳到前腿的前面去，所以後腿要朝兩邊。如果不深入觀察馬畫出來就畫錯了。所以我一看到的畫畫出的馬，就知道他看真馬看了多少。

您父親帶給了您怎樣的啟蒙教育？

徐慶平：我父親非常希望我學畫，但他從來沒說過。我是到我三十歲的時候才知道他非常希望我學畫的。他教我們主要是寫字，到我自己真正當老師後，才知道他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藝術教育家。我的啟蒙教育是他給我的。我學寫的第一行字叫「小屋可延涼月入，開吟時有好風來」，出自北魏的《張猛龍碑集聯》。那時候每天要用九宮格本子寫三頁字，每頁寫十六個字，這個張猛龍是北魏將軍，他碑上的字非常了不起，是北方遊牧民族的氣魄，但寫的時候不知道，只知道每天父親要給我寫的字打圈，寫得最好的打三個圈，一般打兩個圈，一個圈就是寫得還可

以，沒打圈的字第二天要重寫，因為那個字的美你沒掌握住——但小時候不懂，就覺得可能寫得不像那個字，不懂這是在給你進行審美教育。

我記得那本碑帖封面上，父親寫了兩行字：「拔山蓋世之氣，長河大海為詞。」那個碑帖上的字，氣魄之大，使他認為是拔山蓋世。對聯的文詞的美，就像長河大海那麼遼闊平遠。那時候不懂，到自己當老師之後才覺得感謝父親。

其實我想我一個人怎麼經歷了那麼多事情，也做過各種工作，也到聯合國工作過，我幹嘛還是那麼喜歡藝術，我幹嘛後來我也要做老師，而且到現在也一直在做，就是源於他的審美教育，雖然就那麼幾年，他告訴我怎麼寫字，其實不是教我寫了幾個字，而是用最最有氣魄的東西塑造我——讓我從小從最一開始認字時接觸的就是最雄偉最壯闊的東西，從小受到這種培養，人的心胸、眼界、思維就不完全和別人一樣。

您三十歲時是如何得知父親其實希望您畫畫？

徐慶平：他從來沒告訴過我。到我考高中時，面臨一個選擇將來做甚麼，當時同時考上兩個學校，一個是師大附中，另一個是中央美術學院附中。我向母親徵求意見。她說沒有意見，但她對我說：「你出生以後不久，你父親曾說過一句話，他說：對這個孩子如果溺愛一點的話，就不要讓他學美術。」母親只說父親留下這句話，其他的全文我自己決定。我反正因為喜歡美術就進了美院附中。一直到文革以後剛剛開始改革開放，南方有個寺廟要找一些畫去賣給外國遊客，就找了我，我畫一些畫給他們補貼用度。畫完畫之後，畫上要蓋一個圖章。我忽然想起來父親留給過我一方圖章，是我出生以後父親請齊白石給我刻的，找出來之後發現保存很好。當時我已經畫了很多年中國畫，所以看到那個章的那一刻，我就大吃一驚，非常感動——這個圖章的大小正是我們平常一般畫畫時候簽字蓋章的大小，而不是一般別的收信、辦公蓋的章。所以我想，當時他非常希望我能夠學畫。因為他的父親就是畫家，我的哥哥姐姐都沒有學畫，他當然很希望我學畫，但他沒說過。其實他很希望，所以他早早就預備了一方圖章給我，請了最好的刻章大師為我刻好放在那。而我三十歲，才知道父親當時的心意。

您父親對您最大的影響是？

徐慶平：我特別感謝他教會了我審美。

採訪：Jasmine

比利時設計師 Alain Gilles：好設計師不等於成功設計師

生於比利時的 Alain Gilles 也是上一年 BODW 的講者之一，他曾在國際金融機構服務多年，但一直對設計懷著無限熱誠。離開金融業後他修讀產品設計學，並於 2007 年他開設了自己的工作室，在產品/傢俱設計、美術指導、室內設計等範疇盡情發揮他的個人風格。他為意大利傢俱品牌 Bonaldo 設計的 Big Table，木製的枱面配以雷射切割鋼鐵組成的枱腳，每支枱腳又形貌各異，從不同角度看到的效果截然不同，十足有趣。

傢俬設計最吸引你個人的地方是？

Alain：其實傢俱設計可以給予設計師非常大的空間，與其他產品的設計工作相比，一個設計師可以在設計傢俱的時候充分地表達自己的理念，尤其是在那些高檔的公司，設計師可以像編輯那樣去雕琢自己的設計。

很多人都知道，在學習設計之前，我在 J.P. Morgan 從事國際金融工作。但在 32 歲時，我決定離開金融業，修讀產品設計，而不是傢俱設計。

其實，傢俱設計是一個競爭相當激烈的領域，分層現象也很嚴重，想要在其中獲得一席之地，並非易事。六年前，我創立了自己的工作室，但是客戶很少，所以只能夠給那些知名設計師介紹推銷自己的設計構想。沒想到，第一年我的一些小設計竟然因此獲得了認可！

其實，現在也有人會請我設計一些傢俱之外的產品。我很喜歡設計一些有意思的日常用品，就像之前給香港公司 O'Sun 設計的「Nomad」太陽能充電式電燈，這對一些電能消耗量極大的國家和地區會很有幫助。而近來我正在為一個知名法國品牌設計一套新穎別致的廚具「Evolution」。所以我的設計不限於傢俱，還包括日常用品。所以當我在設計有趣且高品質的產品時就會湧現很多靈感，我願意嘗試設計各種不同的產品。

你設計的 Big Table，每隻桌腳長短不一，為何會有這樣的構思？

Alain：當初在做這個設計的時候，我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，希望這件產品的整體可以包含具有不同個性的個體，這樣它們在不同的角度就能呈現出不同的樣貌特點。對於 Big Table，我原來的想法是創建一個矩形的桌子，讓它看起來像站立在一點之上，就好像有生命似的。最開始我想為它製作五條金屬桌腿，但後來轉念一想，為甚麼不做四條呢，這樣既可以取得同樣的效果，又能夠更接近桌子原本的樣子。

要想將那些有趣的零件有序地組合到一起，取得平衡且造出有趣及配合設計元素的樣子並非易事。在給 Big Table 做 3D 模型的時候，我想通過四種不同的顏色來加強設計理念，過程很糾結。

Bonaldo 公司也覺得這個桌子的設計很有趣，但是卻有點難用。所以我感覺公司最初決定生產它的時候是僅僅



■Big Table 系列作品之一

想將它作為陳列品供人報道，但現在它頃刻間成為了暢銷產品！

您認為成為一個好設計師最需要的是？

Alain：首先，好的設計師和成功的設計師，兩者是有很大區別的。有許多很優秀的設計師，他們的設計鮮為人知。所以，要做一個好的設計師，光會設計是不夠的，還要懂得如何去推銷自己的設計，能夠確保自己設計的東西得到製造商的信任，相信作品能以合理的價錢生產，可以為市場服務。好的設計師要善於闡釋自己的設計理念，不像部分成功的設計師只期望作品成為名牌旗下的產品。

所以說，好設計師要具備多種能力，而不僅僅是懂設計。

自己家中的室內設計和傢俱是否出自自己的設計？

Alain：當我設計新作品的時候，我幾乎不會考慮給自己的房子設計傢俱，因為要給自己家做設計，我就不得不考慮我太太的要求，哈哈。我太太並不希望整個家被當成陳列室，而且我也不需要太多傢俱。

我們一家住在布魯塞爾中心一個將近 500 平方米的公寓裡，這房子原本是用來製作皮草大衣的工廠房，並建於 19 世紀。那個地方是我在做設計師之前就買下了，也是我最初嘗試自己設計理念，及做有關材料與顏色實驗的地方。13 年前，我們重新裝修了那個地方，而隨著生活需求的變化，也會不斷地對它作出新的調整。我的家其實已經相當現代化了，但同時也有很多復古的元素。很幸運的是，我買下的那些復古藝術，都是在大家開始紛紛尋找之前就獲得了。

